皕宋樓藏書志

皕宋樓藏書志卷四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經部

書類

附釋音尙書註疏二十卷　宋刊十行本

漢孔氏安國傳唐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

國子　臣　孔穎達奉敕撰

孔穎達序

孔安國序

尙書註疏二十卷　明刊九行本

漢孔氏安國傳唐孔穎達疏

孔安國序

孔穎達序

尚書正義二十卷 東洋覆宋本

漢孔安國註唐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

子臣孔穎達奉敕撰

臣維等言臣等先奉敕校勘五經正義今已見

有成堪雕印版行用者伏以三才分而書契肇

啟六籍著而學校斯興由是體國辨方必宗乎

典禮修文立教實本於膠庠則郁郁乎文於周

爲盛矣後暨法値挾書復時經戰國或年祀遠
而篇簡爛脫或師徒衆而傳授差訛存歷朝錯
綜之文雖具陳解說在羣儒講論之旨亦互有
異同唐貞觀中國子祭酒孔穎達考前代之文
採衆家之善隨經析理去短從長用功二十四
五年撰成一百八十卷自是至此三百餘年講
經者止務銷文應舉者唯編節義苟期合格志
望策名出身者急在干榮食祿者多忘本業一
登科級便罷披尋因循而舛謬滋節略而宗
源莫究伏惟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

孝皇帝陛下道高貫日德邁重瞳正暢遐陬文
加異俗舉前朝之墜典正歷代之舊章崇儒雅
之風三王却彰闡詩書之教兩漢厚顏臣等謬
以寡聞幸塵華貫猥奉窮經之寄曾無博古之
能空極覃精竄周奥義今則逐部各詳於訓解
寫本皆正於字書非遇昌期難興大教既釋不
刊之典願垂永代之規儻令雕印以頒行乞降
絲綸之明命干犯旒扆臣等無任戰汗兢惶激
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請以聞臣維等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謹言端拱元年三月日勘官承奉

郎守大理評事臣秦奭等上表

勘官徵事郎守大理寺丞柱國臣軒轅節勘官

徵事郎守太子右贊善大夫臣胡令問勘官承

奉郎守太子右贊善大夫柱國臣解貞吉勘官

承奉郎守殿中丞柱國臣胡迪勘官朝奉郎守

國子毛詩博士柱國賜緋魚袋臣解損勘官承

奉郎守國子禮記博士賜緋魚袋臣李覺勘官

承奉郎守國子禮記博士賜緋魚袋臣袁逢吉

都勘官朝請大夫守國子司業賜紫金魚袋臣孔維

上五經正義表 永徽四年

尚書正義序

尚書註疏二十卷　明覆宋八行大字本

漢孔安國註唐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

子臣孔穎達奉敕撰

孔安國序

尚書正義序

東坡先生書傳二十卷　明刊本

宋蘇軾撰

敷文鄭氏書說一卷　舊抄本

宋鄭朴撰

趙氏手跋曰敷文書說一卷宋鄭伯熊撰拔伯熊長于經學紹興中伊洛之學已息伯熊能振興之乃卓然可傳者但此書以書序爲眞孔子所作故於太甲序則爲體常盡變存正明權得春秋法於泰誓序則爲經稱十三年者誤當依十一年於洪範序則爲所稱勝殷殺紂亦誅獨夫之義未免牽合舊文失於考訂矣然立論醇正處極多如發明服以象德之義推言天人相應之機皆能反覆詳辨以明其說經世立教於焉不墜爲可傳也伯熊字景望永嘉人紹興十

五年進士詩文有景望集久已不傳乾隆壬辰予讀書杭堇浦先生家得見抄本亟錄而藏之今又見吾友鮑以文抄本借而互較正其訛字寫一淨本以此等書乃世所罕見者故不惜筆墨之勞也嘉慶元年太歲在丙辰五月一日素門趙輯寧識

禹貢指南四卷　抄本

宋毛晃撰

尚書講義二十卷　抄本

宋史浩撰

洪範統一一卷 舊抄本

宋趙善湘撰

洪範九疇聖人經世之大法太極渾然之先其道已具三才已判之後天畀之聖人而寔任彝倫攸敘之責行乎古今不可泯沒天地由之而萬化顯其用聖人以之而斯民獲其所非區區操天下者所能與也由五行至五紀安行乎皇極者也由三德至福極輔成乎皇極者也皇極者居于五主張綱維是者也疇雖有九其統則一自漢世儒者爲災異之說乃以五行五事皇

極庶徵福極五者合而求災異之應而于八政
五紀三德稽疑四者離不相屬其後爲史又皆
祖述漢儒獨歐陽唐史紀災異而不言事應眉
山之學亦以福極于五福不相通悉歸于皇極
之建不建嗚呼洪範九疇果可以意離合之乎
昔者天畀之禹禹傳之箕子箕子以是諫受不
聽武王以之歸遂作洪範明夷之六五曰箕子
之明夷利貞明入地中明夷天道在地君道在
臣六五君位而箕子居之以洪範之在箕子也
洪範天道也君道也而可易窺乎善湘幼業書

長無所聞竊謂漢儒離合之說非洪範之本旨
遂撰洪範統一庶幾成歐陽侗山之志然未知
有得于箕子否也開禧三年中秋前五日趙善
湘敘

河出圖洛出書而八卦九疇以數示人八卦虛
中之數也九疇建極之數也其道一也何以言
八卦負位而包皇極于內皇極居中而運八卦
于外此八卦九章相爲表裏也道不虛行待人
而後行天不以道畀聖人則八卦可以無九疇
天不能不以道畀聖人則八卦無九疇何以顯

其用故聖人建極而天地之化成矣託數以喻道實闡其秘論道而遺其數後世儒者晦之也或曰易之八卦未嘗不自爲用而何待乎洪範皇極之建曰八卦伏羲氏之卦也卦有八而伏羲氏畫之即洪範之建極也文王重而爲六十四孔子繫之而十翼備皆是道也洛書未出則九疇建極之道默用于聖人之經世九疇既著則洪範之書遂爲經世之大法易與洪範固無二本也嗚呼伏羲畫八卦而王天下禹敘九疇而興有夏至殷之衰八卦在羑里九疇在明夷

武王勝殷以箕子歸而洪範復歸于周卜世三十卜年八百而過其歷者艮有以也有天下者監于茲焉善湘又敘

尙書精義五十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黃倫撰

理學昭融周歷千古于胸次不踰辰刻之頃儵翳障弗屏徹雖一瞬之境恍迷其眞眡千載而上之聖賢心傳于典謨訓誥誓命中若之何剖其秘析其微哉古書百篇嬴秦酷以虐焰仇之特甚先漢力追探之收拾散逸僅得孔安國所

傳爲正曾巫蠱事旋復泯遏綵魏晉以降篇帙
缺亡未備而精眞之理晦蝕又不止此白魚赤
烏之僞箕子茭滋之譌禹鋟柳谷之訛在所不
論然窠護于專門名家增倍師説至百萬言傳
註訓詁之紛紜累三萬言只解稽古二字眩亂
人世耳目而指意爲之誣蠛殆與厄于秦同科
理學晻薉綿歷云从闢而明之蓋若有待時屬
皇朝祖宗全盛之際關洛有二張二程之學崇
索理致根乎聖賢心法以發明千載不傳之秘
而福後學俾天下之士畢宗嚮夫理學之指南

一洗漢唐注疏舊習豈第躐踔藩籬咀嚼餘藏者哉有宗工碩儒落落復相望乎其間各出意表所見理根于心而心會于理更與啟其求悟者編簡紛如亦戛戛乎難槩以目力也噫十指之形必有巨擘翹錯之中當刈其楚奧自啟賢關升俊造以來有黃君倫數定規繩于方寸所謂疏通知遠不誣而深于書者萃古今議論而裁之其發揮五代帝王遺書之奧皆指中之擘翹中之楚者信精而又精其于理學殆無餘蘊矣昔人有詠圖流者採珠而捐蚌登荊嶺者拾

玉而棄石今所抄存猶摘翡翠之藻羽脫犀象之牙角故宜乎稱此書爲精義也覽者亦宜以余言爲然淳熙庚子長至日龍溪張鳳從道敘

書解數百家或泛而不切或略而未備或得此而失彼或互見而疊出學者病之釋褐黃公以是應舉嘗取古今傳注及文集語錄研精而窮裁之片言隻字有得乎經旨者纂輯無遺類爲成書博而不繁約而有宗造渾灝噩之三昧非胸中衡鑑之明焉能去取若是志于經學者倘能嘯嚌是書不必他求矣余得之不敢以私敬

鋟木與天下共之所載諸儒姓氏混以今古余不暇次其先後觀者自能辨之淳熙庚子臘月朔旦建安余氏萬卷堂謹書

尚書金氏注殘本六卷 舊抄本 張月霄舊藏

宋仁山金履祥著

無名氏跋曰私以求聖人之意求之愈深而失之愈遠言之愈廣而蘘之愈晦此世士之爲經者之所同病也先生不幸無位退而求之于經不爲嶄奇不爲近名卒以救往說之偏得聖人之意而會夫大中之歸旣沒而其言立其施于

人者溥矣宜其爲士所宗爲時所重考行易名
而令聞長世也先生金華人諱字世系言行本
末具今翰林直學士烏傷黃公所爲墓序誌銘
茲不述也
張氏金吾藏書志原十二卷今存卷七至末六
卷按柳待制撰仁山先生行狀曰先生早歲所
著尚書章釋句解旣成書矣云云葢卽是書金
氏受業于王柏所引柏說俱稱子王子曰以尊
之中如以梓材爲周公營洛命侯甸男邦伯之
書移康誥首惟三月哉生魄四十八字冠之此

係金氏創解反覆辨論以證其說核之裴注嫌其略矣又如說血流漂杵云杵史本作鹵鹵是地發濕當是血流而地鹵濕耳說者循大卞云大卞字書無正訓孔氏訓法案卞本从廾與弁同是恭拱之義則當訓爲禮其說與表注所未載可資參考原本卷末有嘉靖戊午仲冬錄完八字

尙書注十二卷 舊抄本 秦文恭舊藏

宋金履祥撰

是書已刊入十萬卷樓叢書

書蔡氏傳纂疏六卷 元泰定刊本 汲古閣舊藏

元後學新安陳櫟纂疏

蔡沈序 嘉定乙巳

書載帝王之治而治本於道道本於心道安在曰在中心安在曰在敬揖讓放伐制度詳畧等事雖不同而同於中欽恭寅祗愼畏等字雖不同而同於敬求道於心之敬求治於道之中詳說反約書之大旨不外是矣况諸君全體上下千數百年之治迹二帝三王之淵懿皆在於書稽古者舍是經奚先哉孔子所定半已逸遺厥

今所存出漢儒口授孔宅壁藏錯簡斷編當缺疑者何限自有註解以來三四百家朱子晚年始命門人集傳之惜所訂正三篇而止聖朝科舉興行諸經四書壹是以朱子爲宗書宗蔡傳固亦宜然櫟不揆晚學三十年前時科舉未興嘗編書解折衷將以羽翼蔡傳亡友胡庭芳見而許可之又勉以即蔡傳而纂疏之遂加博采精究方克成編今謀板行幸遇古郲張子禹命工刊刻以與四方學者共之云泰定四年丁卯正月望日後學新安陳櫟謹書

王氏手跋曰丙午初秋展讀一過庭間早桂始開芬香襲人對此古編殊自喜也王廣心識

案此元刊元印本每半紙十一行行二十一字小字雙行前爲蔡序次楪自序次說讀尚書綱領次纂疏凡例蔡序後有泰定丁卯陽月梅溪書院新刊木記卷首有毛晉私印朱文方印汲古主人朱文方印

書纂言四卷 舊抄本

元臨川吳澄纂言

顧應祥序 嘉靖己酉

讀書叢說六卷 舊抄本

元東陽許謙撰

自序

張樞序

書集傳輯錄纂註六卷 元刊本

元後學鄱陽董鼎輯錄纂註

生民之類必帝王而後治帝王之道必聖賢而後行考之古可見已黃虞遠矣蒼姬訖矣三代以降有帝王而民不治者聖賢未遇也孔孟繼作有聖賢而道不行者帝王不用也噫虞夏殷

周之盛非遽然也人事之所致也堯舜禹湯文武之聖非獨遇也人心之所同也高風遐躅豈遂不可追而及之哉孟子言必稱堯舜孔子知百世可繼周言豈苟乎哉豈虛乎哉蓋於百篇之書的然有見而云爾也然則是書也惟聖賢能盡之惟帝王能行之顧其學聖賢之學而事帝王之事者何如耳焚滅之而秦亡表章之而漢興往者可鑒矣惜夫安國之傳不無可疑而穎達之疏惟詳制度二帝三王羣聖人之用心獨決於一夫之見管窺天而蠡測海豈足以得

其蘊奧哉至宋諸儒數十家而後其說漸備乂
得文公朱子有以折其衷而悉合於古雖集傳
之功未竟而委之門人九峰蔡氏既嘗親訂定
之則猶其自著也鼎生也晚於道未聞賴族兄
介軒夢得親受學于勉齋黃氏磐澗董氏故再
傳而鼎獲私淑也釋經諸論多出朱子迺取訂
定集傳爲之宗而蒐輯語錄於其次又增纂諸
家之注有相發明者并間綴鄙見於其末庶幾
會粹以成朱子之一經可無參稽互考之勞而
有統宗會元之要則亦不無小補矣第顧播閱

傳註盈溢充斥衆寶眩脊遺珠棄玉或所不能免也惟於君心王政人才民生之所係諸儒之論可堪警策者摭拱不遺闕者補之以備臨政願治之觀覽固不徒爲經生學士設也噫人皆可爲堯舜塗人可以爲禹而况聰明首出受天之命奄有四海有能致之資居得致之勢而又有可致之權可以千古聖賢自期可以四代帝王自許而顧乃謙讓未遑也哉是書若遇雖書之幸寔天下萬世生民之大幸也至大戊申十二月己未後學鄱陽董鼎謹序

朱子說書綱領

凡例

引用諸書

按此元翠巖精舍刊本每半頁十一行每行二十字小字雙行每行二十五字序後有□□甲午孟夏翠巖精舍新刊木記引用諸書後有建安後學余安定編校一行元至正十四年歲在甲午所缺蓋至正二字也

讀書管見四卷　明刊本　千頃堂舊藏

元王充耘撰

無名氏序曰書有管見曷爲而作也耕野王先生考訂蔡傳而誌其所見也先生當前代科目鼎盛時用書經登二甲進士第授承務郎同知永新州事先生棄官養母著書授徒益潛心是經自微辭奧旨名物訓詁以至山川疆理靡不究竟辯析必公是之從而不苟爲臆說阿附其用功精深造詣密微豈徒專門名家黨同伐異者之爲哉又豈假明經捷徑襲舊學如弁髦者所可同年而語哉此其能爲蔡氏之忠臣不啻蘇黄門古史之有功於子長也先生易簀之際

書其卷端曰凡爲吾徒者須人錄一編以的本付吾兒其惓惓遺後之意爲何如耶先生沒未幾而元綱板蕩山棚構孽世家藏書悉遭焚盪是編賴先生從子光薦密置複壁中僅免於燬乃加補葺取別本訂其訛缺以付先生之子吉光薦可謂善學先生之學而不失其本眞者矣其首貢明科有以也及是余乞骸蒙恩至自南陽吉乃出其先人手澤示余且道逃亡之脫亂傳存至槧徵余言以傳信余既嘉光薦之能實其從父遺書以遺其胤嗣又嘉吉之能迺知父

志以不墜先業王氏一經之傳所以演世科之澤者其在斯文乎其在斯文乎善繼善承余竊有望焉先生於四書別有管見若干卷多所發明而不獲與是編俱存惜哉

此書得之西阜王氏寫者甚草草而其末尤甚當時恐失其眞輒以紙臨寫一本而以意正若干字累可讀吁惜吾生之晚不得摳衣於耕野之堂也梅幼和識云

吳槎客跋曰王充耘字與耕元統進士惜作序者未詳何人豈卽卷末所謂梅幼和耶

唐翰題手跋曰元史類編三十四卷儒學四補遺王充耘附陳師凱傳後似即據是書序文列入師凱亦江西人所著有尚書蔡傳旁通六卷錄其自序全文而云惜其人出處莫考則類編所補大抵皆據著述留存以傳其人耳然足以見邵氏搜羅闡發之不易矣乙巳秋日新豐鄉人記

書傳會選六卷 明刊本

明劉三吾等奉敕撰

尚書砭蔡編一卷 抄本

明袁仁撰

自序

尚書註考一卷　抄本

明陳泰交撰

項皐謨序　萬歷巳亥

皕宋樓藏書志卷五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經部

詩類

附釋音毛詩註疏七十卷 宋刊十行本

漢鄭氏箋唐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

臣孔穎達奉勑撰

毛詩正義序

詩譜序

毛詩註疏二十卷 明刊九行本

漢鄭氏箋唐孔穎達疏

詩譜序

孔穎達序

毛詩本義十六卷 明刊本

宋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給事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判祕閣歐陽修撰

張爟序 嘉靖三年

潁濱先生詩集傳二十卷 明刊本

宋蘇轍撰

自序

詩總聞二十卷　舊抄本

宋汶陽王質撰

自序曰窮經一有志死生禍福不遷以徹爲期愈疑愈堅愈滯愈壯志也二有識所見愈卓所得愈多常恢崇充羨常若有所不足識也三有才難探之淵探之又有難言之妙言之又有難發之微必心口手相應庶幾其可才也四有力博采庶言自立定制苟有所見運斤成風而不疑力也予研精覃思于此幾三十年丁丑入吳見謝君士燊及此謝曰無多談人情是也予忽

有所省丙戌入蜀見陳君彥深及此陳曰江南人則可吾關西人不若此予益有所省庚寅再入蜀至梁見楊君左車商州游子也因詢商山之事偶及四老之蹟楊曰僕子與採芝同心則商山風土草木自見何問我爲予大有所省又十八年自度可書乃書今具左方

闡音者凡音韻是古音無有不叶特稱謂之殊呼吸之别傳寫舛訛連析差跌與夫古人取叶之法不同轉紐之法亦異雖古律不可以此而推然吟咏諷誦亦有所助葢條見古人之心期

語法有不期而會者作聞音一

聞訓者凡字義是古訓多不同隨語生意亦有不當為此訓而為此訓有當為此訓而不為此訓有本無異義强出多端故語意多暗失作聞訓二

聞章者凡分段是古為章後為解或以韻轉或以語轉或以事轉或以勢轉當是音調抑揚低昂不同故文辭相依隨而為節奏大率以意細推自見若拘于繁簡短長則其意不附章而生作聞章三

鬪句者凡句讀是古句有以肅爲整有以亂爲整或其意一斷一續之間一上附一下連之際迴令人開拓以至囑噞咨嗟從此得入作鬪句四

鬪字者凡字畫是古字固多通用亦于偏傍繁省之間淸濁輕重之際嬌揉槩棄不勞更張自生義味但不可猝情變文以附合己意若紬削得宜古今畧無差別不見外手笔迹作鬪字五

鬪物者凡鳥獸草木是古物無異今物但稱謂差殊今詩所見不出書傳所載但博搜詳味或

有一二見其同一出卽可從不然亦必兩合其合仍須有理可以中情不可徒求合也切不用求奇喜新宛轉推測其狀所其識己所經見者

不與作間物六

間用者凡器物是古今尤無定展轉差殊今一鄉一里其所用制度稱謂各不同有制度雖同而稱謂不同者稱謂雖同而制度不同者而況方俗隔絶年代深遐但首尾前後以細推自出縱不卽出久當自省作間用七

間跡者凡在處是山川土壤州縣鄉落皆不可

輕有不必左右前後參伍錯綜以相推測或可
得其眞亦有不似所在而實所在亦有實所在
而不似所在先釋本文徐及它故作闕跡八
闕事者凡事實是古事安可容易推尋但先平
心精意熟玩本文深繹本意然後即其文意之
鉤探其事實之跡雖無可考而亦可旁見隱推
有相窒滯自然顯見作闕事九
闕人者凡姓號是古人可斷考者固不在論其
隱昧遺落亦就本文本意及旁人左右前後推
量雖不得其眞亦可窺見其生死悲愉善惡老

少雖不得其全亦可附見其風俗美惡時節寒
暄與其人互相發明亦得彷彿作閩人十
陳日强跋 淳祐癸卯
毛詩舉要圖一卷 宋刊本 季滄葦舊藏
不著撰人名氏
詩集傳二十卷 宋刊本 五硯樓舊藏
宋朱熹集傳
自序
吳氏手跋曰宋本詩集傳吾鄉向有二本一爲
陳徵君備莊年丈所藏一爲叔祖兔牀先生拜

經樓所藏今夏爲兒子 彙升點定句讀因於舍弟絜文處假拜經樓藏本校勘見宋本之善實有遠勝近刻者惟缺卷太多至豳風而止惜不得徵君本俾多校數卷六月中汪薌國參軍來齋中見余方手勘是書因出其舊藏本見示楷墨古雅字畫精楷與拜經樓本相伯仲自蓼莪注則無所恃四字起至大雅板篇影鈔前後一無題識惟每冊或有袁廷檮印五硯主人小方印或有袁又愷藏書楓橋五硯樓收藏小長印案徵君跋文云某既得周易之明年春同人作

中吳塏課適袁君又愷請及其家藏宋本詩集傳因以他物易之凡二十卷與宋志合惟自小雅蓼莪至大雅板之篇已缺為可惜耳是本豈即徵君故物耶抑袁君別有一本耶何缺頁之相符與其間經文如召南何彼襛矣作穠鄘風終焉允臧作終然衛風遠父母兄弟作兄弟父母王風牛羊下括作羊牛齊風不能晨夜作辰夜魏風不知我者俱作不我知者小雅鴻雁三章注引同唐風實大且篤作碩大豳風亦可畏也作不可小雅胡為厲矣作胡然朔月辛卯作朔月周頌

彼徂矣岐作彼岨既右饗之作右享慶豐年作婁豐年魯頌其旂茷茷作茷茷商頌來假祈祈作祁祁注文如周南不可休息下吳氏曰韓詩作思小雅外禦其務下春秋傳作侮罔甫反周頌假以溢我假下春秋傳作何溢下春秋傳作恤彼岨矣岐下沈括曰後漢書西南夷傳作彼岨者岐今按彼書岨但作徂韓詩薛君章句亦但訓爲往獨矣字正作者如沈氏說然其注末復云岐雖阻僻則似又有岨意韓子亦云彼岐有岨疑或別有所据故今從之而定讀岐字絕

句與臧玉林經義雜記錢竹汀養新錄潛研堂文集所記者皆合惟小雅家伯維宰已作家伯爲宰商頌降予卿士已作降于又周頌臣工篇注畬二歲田也二當爲三案采芑注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一人手定之書不當有異說噫嘻篇注內方三十二里有奇二亦當作三案疏引周禮萬夫有川與十千之數相當計萬夫之地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夫有百步三夫爲一里則百夫應三十三里故鄭箋云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今注疏本

作二十三里更誤而集傳曰內方三十三里有奇也考

元番陽朱公遷詩經疏義二十卷初刻於正統間重刻于嘉靖二年拜經樓藏書題跋記云是書雖刻於明之中葉猶爲元儒手筆悉仍文公之舊惟家伯維宰作爲宰據此則是本或爲宋刻而元時翻雕者其欵卷及圖印又書賈作僞以同於徵君所藏本冀獲厚值耳余旣校錄於坊刻監本爰附數語歸諸參軍參軍其珍藏之倘得重爲刊布俾家弦戶誦則嘉惠後學更復不淺參軍爲紫陽所自出故又推其不匱之思

云道光戊申穪七月曬書日仁和縣學附學生
員海甯星瀹里人吳之瑗厚渠氏識
案此宋刊宋印本每半葉七行每行十五字注
文雙行版心有字數及刻工姓名

詩集傳二十卷 明正統內府刊本

宋朱熹集傳

詩圖

詩傳綱領

詩序辨說

無名氏手跋曰朱子集傳二十卷與毛傳同明

監本併爲八卷遂相沿襲幾不知有二十卷之舊此本尚是明神宗以前舊刊是可寶也甲戌仲秋廿八日記

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二卷 明嘉靖刊本

宋呂祖謙撰

朱子序 淳熙壬寅

陸釴序 嘉靖辛卯

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二卷 明萬歷刊本

宋呂祖謙撰

朱子序 淳熙壬寅

顧起元序萬歷癸丑
陸釴序嘉靖辛卯

嚴氏詩緝三十六卷 明味經堂刊本

宋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敘曰六經皆厄於傳疏詩爲甚我朝歐蘇王劉諸鉅儒雖擺落毛鄭舊說爭出新意而得失互有之東萊呂氏始集百家所長極意條理頗見詩人趣味然疏欽渙散要未爲全書葢詩於人學自爲一宗筆墨蹊徑或不可尋逐非若他經然其流既爲騷爲選爲唐古律而吾聖人所謂

可以興觀羣怨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悉付之明經家艾軒林先生嘗曰鄭康成以三禮之學牋傳古詩難與論言外之旨矣艾軒終身不著書遺言閒得於前一輩鄉長老客遊二十年未有印此語者華谷嚴君坦叔早有詩名江湖閒甲辰余抵京以同舍生兒時出詩緝語我其說大抵與老艾合且曰吾用於此有年非敢有以臆決摭諸家而求其是要以發昔人優柔溫厚之意而已余旣竦然起敬遂就求全書而讀之乃知其鉤貫根葉疏析條緒或會其旨於數章

或發其微於一字出入窮其機綜排布截其幅
尺辭錯而理意曲而通逆求情性於數千載之
上而興寄所在若見其人而得之至於音訓疑
似名物異同時代之後前制度之纖悉訂證精
密闡發瞭然嗚呼詩於是乎盡之矣易盡於伊
川春秋盡於文定中庸大學語孟盡於攷亭繼
自今吾知此書與並行也然則華谷何以度越
諸子若是哉余嘗得其舊稿五七言幽深夭矯
意具言外蓋嘗窮諸家閫奧而獨得風雅餘味
故能以詩言詩此牋傳所以睥若乎其後也余

曰艾軒惜不見子君曰子又豈容遺艾軒之言故不自揆而爲之敘云爾是年十有二月竹溪鬳齋林希逸書

二兒初爲周南召南受東萊義誦之不能習余爲緝諸家說句析其訓章括其旨使之瞭然易見既而友朋訓其子若孫者競傳寫之困于筆劄胥命鋟之木此書便童習耳詩之興幾千年於此矣古今性情一也人能會孟氏說詩之法涵詠三百篇之性情則悠然見詩人言外之趣毛鄭以下且束之高閣此書覆瓿可也淳祐戊

中夏五月華谷嚴粲序

毛詩要義二十卷　影寫宋刊本

宋魏了翁撰

詩說十二卷　舊抄本　馬玉堂舊藏

宋信安劉克學

吾夫子發明至理以垂訓萬世未嘗不援詩以為證中庸大學義理之精微必以詩發之豈聖人之道皆有得於詩所以垂之天下萬世者必待詩而後信耶抑其作詩者皆聖賢之盛耶又况聖人因詩以推廣其義宏遠精微皆詩旨之

所未及洙泗之間語誦爲學者言未嘗不以詩爲先彼春秋諸賢執詩以助其說者何啻千里之繆然後知詩之果爲難言也似若六經出於聖人之暮年前乎此則詩藏於史禮樂存於名數易爲卜筮其公於上下之所通者詩而止爾故不學詩不爲周南召南者皆不足以爲士誦詩三百固以爲多而有餘用所謂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特學詩之細事三千之徒可與言而終不與之言者賜與商而止爾聖人蓋予人以其學而不予人以其知乃如此然則詩之

託物致意情旨幽遠不解其辭而求之於序序之與詩文體升降遂不相侔託詩之名諷而爲義者多矣揣詩之義臆而爲說者亦不少且以漢魏文章之盛辭旨俺恰未嘗有援詩序之辭者淮束晳補亡模倣序義晉唐四言皆循其法近每場屋命題乃以詩序同於正詩儒先有欲去詩序者至其訓釋又多依倣序意竟亦不能去也克之學詩似若於序無預固未暇論其合與否也然序之出於詩人或卜商或大小毛公皆莫得而準序之名氏猶不可知況於詩乎詩

之言辭猶不可知況其旨乎然則言詩之難其人聖人豈欺我哉其間又有甚可疑者焉按左傳季孫行父以襄公五年卒不以壽聞者也姑以七十歲爲準在僖公薨年纔十有一歲安有八九歲之兒顧乃請命于周用前代未有之典出於諸卿之右哉豳籥豳詩豳雅豳頌見於籥章所掌說者乃謂盡該於七月之詩其然乎周宣石鼓之詞審如退之所謂孔子西行不到秦則祈招之詩聖人嘗爲之折衷矣何所戾而不編耶季札觀於周樂時則孔子之生二十有六

年矣其先後次第與今毛氏所傳無絲忽少異
是吾夫子終未嘗置繩尺於其間也彼所謂逸
詩者其逸於未刪之前耶抑逸於既刪之後耶
聖人於詩纖悉必盡義有未的則裁而正之辭
有抵牾則刪而去之四始主於文王黍離降於
國風皆訓典之大法禮義之大權非雅頌各得
其所之謂乎嗟夫後死者之於斯文欲如身親
見之盛抑亦不知量也已姑以援證之詩言之
則是經豈非聖門之全書乎紹定壬辰十月信
安劉克自序

家君所著詩說每篇條列諸家解而繫已意於後其所纂輯家數視東萊詩記加詳亦互有去取又以詩記所編朱解乃文公初筆其晚年詩解成時呂成公已下世更別爲目繫于朱曰之次若全以鋟梓未易遽集坦浸追終更日力有限玆且以家君已說與書說對刊仍錄全本之副于學宮或稍爲完書以淑後學則有望於將來之師儒淳祐六年人日廸功郎郴州州學教授劉坦百拜書于直舍

案汪閬原重刊本缺二卷此本完善見儀顧堂

集

韓魯齊三家詩考六卷 元泰定刊本

宋王應麟撰

易有三易禮有三禮春秋有三傳詩有四家連山歸藏周易是為三易連山歸藏今不復見太元倣連山潛虛倣歸藏予嘗參攷三易筮法纂成一編矣三禮則朱子嘗輯儀禮禮為經二禮為傳春秋則左氏公羊穀梁竝行于世詩則齊魯韓三家之說不傳今所傳唯毛氏耳予官中祕書按詩藩邸春容道山羣玉間與祕書郎王伯

厚尙論古詩伯厚出示詩攷一卷　齊魯詩乃散見於傳注者會稡爲一雖曰存十一於千百然四詩異同可備參攷昔齊魯詩盛行于時韓詩則燕趙間好之毛詩後出未大顯也齊魯韓詩竝立學官至漢平帝時毛詩始得立魏晉亂離齊魯詩廢絕韓詩雖存而寖微唯毛氏猶行以至于今此四家詩興廢之大略也伯厚家學淵源一翁二季殫見洽聞以博學宏詞名世伯厚謂眞宏博者不在是方將刊華就實盪洗時祉銳意古學予深嘉而力贊之予亦有嗜古癖

敬題卷首以見同館友朋切磋琢磨之古誼景定五年甲子良月之望古涪文及翁伯學甫序

愚讀內翰王公詩攷不覺擊節而言曰是編雖不過僅存什一於千百然亦何止足以知四家詩興廢之大略眞足以扶微學廣異義羽翼朱子集傳之書以詔當今傳萬世者其功誠不可以淺小論也何以言之加關雎一也毛以爲后妃之德韓以爲賢人詠之以刺時魯則又以爲詩人歎而傷周康王之后芣苢一也毛以爲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韓則以爲衛宣

姜之所自誓燕燕一也毛以爲衛宣姜歸其娣而送之鼓鐘一也毛以爲刺幽王韓則又以爲作於昭王之時黍離一也毛以爲周大夫行役作韓以爲伯封作詩則又以爲衛宣公之子壽閔其兄伋之且見害作賓之初筵一也毛以爲衛武公刺時韓則又以爲武公飲酒悔過三家寂寂僅存而毛與之不同者已如此正義曰毛與三家異者動以百數此而觀之何止百數之不同哉然因其所不同者若此于以知毛氏所引序以冠篇首不惟決非夫子作亦決非子夏

作或者反爲毛氏自得所傳受尊而引之後漢
衛宏又復增廣潤色之也使果作於子夏以前則
必爲四家之所同引又何至紛紛有如是之牴
牾哉朱子猶以毛序所從來者遠其間容或眞
有傳授證驗之所不可廢者又復頗采以附傳
中可謂一出於大公至正之心而不容纖芥私
意於去取間矣愚獨恨四家遽絕其三使其殽
亂不得以盡折於朱子之手以統壹聖經而幸
斯道猶幸而詩考之僅存使觀者略有以見毛
氏牴牾之迹信朱子黜小序之當而悟末師專

已守殘之陋此愚所以謂眞足以扶微學而廣異義羽翼朱子集傳以詔當今傳萬世者其功誠不可淺小論也愚故編寘集傳之末圖與四方明友共之俾由此以讀朱子詩序辨說則知其爲誠萬世不刊之論也正義又曰齊韓之徒與毛氏異者非有壁經可據愚亦曰毛氏與齊韓之徒異者亦非有壁經之可據也烏可致一偏之論於其間哉況毛氏之於三家最爲後出安有小序三家不得之於前而毛氏乃得之於其後也讀者尙有以攷斯延祐甲寅秋新安後

學胡一桂序

張氏金吾曰是本刊附胡氏詩傳疏纂後韓詩韓奕幹正也謂以其議非而正之玉海本闕下一句餘異同處頗多玉海通爲一卷此本六卷葢猶是王氏舊第也

案此泰定單刊本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二字

大黑口

詩攷一卷 元刊元印本

宋浚儀王應麟伯厚甫撰

詩四家異同唯韓詩略見於釋文而魯齊無所

攷劉向列女傳謂蔡人妻作芣苢周南大夫妻作汝墳申人女作行露衞宣夫人作邶柏舟定姜送婦作燕燕黎莊公夫人及其傅母作式微莊姜傅母作碩人息夫人作大車新序謂伋之傅母作二子乘舟壽閔其兄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楚元王受詩於浮丘伯向乃元王之孫所述蓋魯詩也鄭康成注禮記以于嗟乎騶虞爲嘆仁人以燕燕爲定姜之詩以生甫及申爲仲山甫申伯以商爲宋詩維鵜在梁以不濡其翼爲才上天之載讀曰栽至于湯齊讀爲躋注周

禮云匍讀與惟再陳之之陳同康成從張恭祖受韓詩注禮之時未得毛傳所述蓋韓詩也賈誼謂騶文王之囿虞虞官也歐陽子從之韋昭注國語謂采蘩王賜諸侯命服之樂黍苗道召伯述職勞來諸侯與朱子集傳合太史公以薄伐玁狁至於太原出輿彭彭城彼朔方為周襄王時之詩班固謂靡室靡家之詩懿王時作城彼朔方之詩宣王時作白虎　以相鼠為妻諫夫之詩趙岐以小弁為伯奇之詩漢儒言詩其說不一如此關雎正風之始也魯齊韓以為康

王政衰之詩楊子云傷始亂鹿鳴正雅之始也太史公云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聖人删詩豈以刺詩冠風雅之首哉楊子又云正考甫常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睎正考甫矣正考甫得商頌而以爲作商頌奚斯作新廟而以爲作魯頌此皆先儒所不取許叔重説文謂其稱詩毛氏皆古文也而字多與今詩異豈詩之文亦如書之有古今歟併綴而録之伯厚甫後序

詩地理攷六卷 元刊元印本

宋浚儀王應麟伯厚甫撰

詩可以觀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延陵季子以是觀之太史公講業齊魯之都其作世家於齊曰洋洋乎固大國之風也於魯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蓋深識夫子一變之意班孟堅志地理敘變風十三國而不及二南豈知詩之本原者哉夫詩由人心生也風土之音曰風朝廷之音曰雅郊廟之音曰頌其生於心一也人之心與天地山川流通發於聲見於辭莫不繫水土之風而屬三光五嶽之氣因詩以求其地之

所在稽風俗之薄厚見政化之盛衰感發善心
而得性情之正匪徒辨疆域云爾世變日降今
非古矣人之性情古猶今也今其不古乎山川
能說爲君子九能之一毛公取而載於傳有意
其推本之也是用據傳箋義疏參諸禹貢職方
春秋爾雅說文地志水經罔羅遺文古事傳以
諸儒之說列鄭氏譜于首爲詩地理攷讀詩者
觀乎此亦升高自下之助云王應麟伯厚父自
序

新刊直音傍訓纂集東萊毛詩句解二十卷 宋刊本

宋宜春李公凱仲容撰

朱氏手跋曰毛詩句解二十卷宜春李公凱仲容撰宋自湻熙而後說詩者率遵朱子之傳去序言經仲容獨取呂氏之書檃括以淑後進其亦異乎剿說雷同者矣是編覯之㕍舆書估舟中原序失去稽諸袁州府志竟沒而不書無從攷其官閥門世惜矣竹垞老人書於新懊齋中時年七十有二

按此書　四庫未收每半頁十三行每行二十四字注雙行

朱子詩傳纂集大成二十卷 元泰定刊本

宋新安後學胡一桂附錄纂疏

善乎朱子之於詩足以知聖人也取經而傳之祖刪述之本旨而合前儒傳言失意之餘慮傳之作也有由哉周德既衰詩以樂缺所賴見先公先王風化之自者惟三百篇夫子生晚周挙挙於二南唯恐人心之不爲於師摯關雎洋洋盈耳欣幸之至歌詠不絕興詩立禮成樂之語豈虛發哉朱子於千載之後感歎哲人之云亡眾喙消亂恐聖人扶持詩樂之意不傳乃分

別正聲之可絃可歌者其餘鄭衛之間有關淫竇情性弗得其正辨而闡明以防閑人心及排小序之謬理渙辭釋使後死得與於斯文彰聖人之功莫大焉其書又豈肯自居於疏下近世詩解甚多如李迂仲呂伯恭皆善言惟華谷嚴氏獨能詣風賦比興之趣識其正體其間援朱子言者多是知朱傳不得不為詩之統宗會元雖聖人復出不易斯言也然則今胡氏之附錄纂疏及稽齊魯韓三家詩攷据掇星宿於義娥後得無戾朱子意乎曰不然漢儒自申轅而下

專門者絕力模倣皆爲羽翼聖經獨如支流之未底於海習射之未至于的則各有見焉今之纂集大成檃括前後鏤别衆說學者得之如大庖厭飫不但染指嘗鼎胡氏之心豈非良苦觀其精力茲書殁身乃已後十餘年始得令劉氏君佐廼朱子故友劉用之後人大不忍以用朱子之學者堙鬱不售亟鋟諸梓使學者誠能於此沉潛參酌舉疏而傳通舉傳而疏通明經取靑紫之士其事業所得燭照龜卜較然甚明也書肆舊有書傳纂集大成行之於四方信矣今

詩傳纂集大成人間有此雙拱璧將爭先覩之

政不待序而後顯劉氏曰是序也時泰定第四

禩彊圉單閼歲長至穀旦乙丑後學從仕郎邵

武路總管府經歷致仕盱江揭祐民從年父書

于建東陽翠巖劉氏家塾

附錄姓氏

語錄輯要

十五國都會地理之圖

詩傳綱領

按語錄輯要後有泰定丁卯仲冬翠岩精舍新

刊篆字木記每葉二十二行每行二十字小字雙行每行二十三字小黑口

詩傳旁通十五卷 舊抄本

元梁益撰

夫詩六經中之一經也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六義以該之曰風賦比興雅頌蓋其言之美惡勸焉懲焉使人各正其性情也自聖人删之後分而爲四曰齊曰魯曰韓曰毛校之三氏獨毛與經合學者多宗之故曰毛詩由漢而唐諸大名儒有傳有箋有疏有註異焉同焉各

成一家至于有宋文公朱先生爲之集傳闡聖人之微言指學者之捷徑上以正國風下以明人倫豈但塤篪之資而已哉三山梁先生友直號庸齋捐捐于此味必欲開情必欲解參諸先正闢之老宿舊有所得手纂成帙曰詩傳旁通者引用羣經兼輯諸說不泥不僻如易之六爻發揮旁通周流該貫也用功懋矣淑人多矣嗚呼先生可謂溫柔敦厚深於詩之教者與至正四年秋九月十三日承直郎太平路總管推官致仕元隱居士濱州翟思忠序

詩纘緒十八卷　文瀾閣傳抄本

元劉玉汝撰

詩演義十五卷　文瀾閣傳抄本

元梁寅撰

詩以温柔敦厚而垂教者也其爲言也既平易而易知及諷詠之也又足以感人心而易入然新學誦之亦有難者焉其所以難者訓詁則必欲其明也義理則必欲其正也詩之所由作者所當究而其不可知者爲多也吾夫子刪詩之時未有注釋也至漢儒以經相傳授注釋益衆

矣而無所前聞多臆度故謬誤相襲朱子詩傳獨覺夫千載之失而有以正之至於字義尤必有據凡其穿鑿附會者悉棄而不取故曰訓詁之必明也漢儒之釋經於正理或昧迨程朱之言旣行駁雜之論乃黜今之讀經者宜一遵程朱勿復互異故曰義理之必正也古人之歌詩如今之歌曲或頌或規唯取大意詩之事實多所未究以今觀之其所作者爲何人所指爲何事勿問之可也故曰其不可知者爲多也傳之或簡略者盡章解句釋非君子之所尙也然幼

學之士讀經而僭於傳讀傳而違於經非加之意何以究通故余之所論著爲幼學慮也故博稽訓詁以啟其塞根之義理以達其意於其隱也闡而使之顯於其略也推而使之詳其間與傳抵牾盩或時有焉而以求其是也君子觀之恕其僭踰正其疵謬則奢言之或傳于後也非至幸乎洪武十六年歲在癸亥孟夏之月臨江後學梁寅序

詩傳通釋二十卷附詩傳綱領一卷 元至正刊本

宋朱子集傳 元 後學安成劉瑾通釋

案卷一後有至正壬辰仲春日新堂梓木印

詩經疏義二十卷 明初刊本 馬笏齋舊藏

元後學鄱陽朱公遷疏義野谷門人王逢原夫輯錄松塢門人何英積中增釋

朱熹集傳序

說詩之難久矣自孔子說烝民懿德之旨孟子說北山賢勞之意而後世難其人漢儒章句訓詁詳於詩則病甚繼之者說愈煩意愈窒遼乎千四百年至明道先生說雄雉兩章得孔孟說詩之法又數十年得朱子而備焉蓋詩主詠

歌與文體不同辭若重複而意實相承也意則委婉而辭若甚倨也是則說詩者之難也朱子取法孔子又取法於孟子又取法於程子少以虛辭助字發之而其脈絡較然自明三百篇可以讀矣然虛辭助字之間似輕而重似汎而切苟有鹵莽滅裂之心爲求必不以易而視之也是則讀詩者又當知其難也諸家自立異者不論惟韓氏羽翼傳說條理通暢甚有賴焉而多冗長不修亦時時有相矛盾者且或傳之約者與之俱約微者與之俱微猶若未能盡也小子

魯鈍膚末何足與言間因輔氏說而擴充之剖析傳文以達經旨而於未發者不著其辭庶幾乎微顯闡幽之意而因傳求經不難也抑嘗從事於涉（涉下疑有脫）矣持其無敢慢之心堅其欲自得之志語助之聲隨而爲之上下也立言之趣從而與之周旋也優柔饜飫積日累月乃若有默契焉此不敏之貧困學之方而未敢以爲是也夫惟以意逆志者必有大過於茲憫而教之則幸矣至正丁亥秋八月朔番昜後學朱公遷

序

詩說解頤正釋三十卷總論二卷辨字八卷 明刊本

明後學紹興季本輯抄門人會稽馬楧校正

胡宗憲序 嘉靖庚申

自序 嘉靖丁巳

新編詩義集說四卷 舊抄本

明廬陵後學孫鼎編

孳經室外集詩義集說四卷明孫鼎撰鼎字宜鉉廬陵人永樂中領鄉薦任松江教授擢監察御史提督南畿學政是編凡四卷蓋采取解頤指要發揮矜式等書擇其新義彙爲一編仍分

總論章旨節旨各類展帙瞭然頗屬精備其中
所引如彭奇詩經主意曹居貞詩義發揮朱彜
尊則云未見謝升孫詩經斷法則云已佚考之
黄虞稷千頃堂書目知是書成於正統十二年
經義考曾列此書而注云未見此則從原刻影
鈔惜其序文已佚耳

附錄

韓詩外傳十卷 明芙蓉泉屋刊本

漢韓嬰撰

無名氏序 嘉靖十八年

楊祜序
薛來序